

宗教神話之詮釋與意義

-讀《釋迦牟尼佛傳記的神話性初探》之隨感-

呂凱文

一、引言

今年九月底台灣宗教學會舉辦第一屆宗教學碩士論文發表會，筆者獲邀擔任其中一篇論文的評審。該論文為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李坤寅小姐所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記的神話性初探》，內容主要是探討佛教的創教者釋迦牟尼佛傳記中的神話性，並藉此提出面對佛教神話時，做為一個信仰者應該如何才能既保有宗教信仰，亦能不喪失這個時代的理性思惟。該篇論文有鑑於歷來佛學研究偏重以歷史學方法為主的學風，往往在還原歷史客觀事實的粗糙處理下，易將原本充滿豐富意義蘊函的神話給剷除於理性之外，為此改以宗教學與神話學為研究方法與進路，為佛教信仰者搭起信仰與理性間的橋樑，尋求佛傳神話的當代意義。有幸拜讀大作幾次，覺得此文雖然是以學術格式處理佛傳神話性，但所選擇議題對於佛教信仰者卻相當具有時代的迫切性，因為宗教神話與當代科學觀之間衝突的問題，在宗教生活裡極常與我們遭逢。如何在宗教神話的信仰與科學的理性之間，取得一個雙贏的詮釋平衡點？於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任何一位有識的宗教行者皆很難漠視這些問題的存在。職是之故，在此以小小篇幅撰寫本文，一方面以讀者身份藉過去在宗教教學所遭遇的經驗隨寫感想，一方面也試著回應該論文所拋出的建設性創意。

二、問題的提出

在過去的教學經驗裡，筆者所教授的宗教學門內容雖然主要往往側重於義理探討，但也很難避免不涉及宗教經典裡記載的神話故事與神蹟事件。不論是何種宗教，時間從古至今，地理從小亞細亞到美洲印第安部落，經典從印度教奧義書到基督教新舊約聖經，每一個宗教或信仰本身處處不乏神話與神蹟的展現。這些神話當然離不開神蹟顯現與神通變化等超現實經驗想像的炫爛式的文藻與描述，聲光色彩的形容與種種不可思議神蹟的顯現，當代可以相比擬者或許只有美國好萊烏製片場拍攝的特效電影。然而問題在於：這些宗教神蹟現象與當前我們傾向科學實證經驗為主流的時代之間，兩者相當明顯地不搭調，這一方面是因為前者無法在日常生活經驗裡被普遍客觀地經驗與檢證，另一方面則是後者用以解釋生命世界的宇宙論與生物學等學門，也不斷地對於傳統宗教種種絕對預設加以質疑與解構。兩者幾度形成極端緊張的關係。對於信心強的宗教行者而言，雖然這些神蹟與神話或可成為信仰的增上資具，添益對各自宗教信仰的深度與虔敬；但是對於知識取向濃的現代人而言，要如何說服自己接受或認同經驗世界裡經驗不到的神奇事蹟，這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那情形彷彿是在深夜於一個烏漆暗黑的大黑房子裡尋找一隻根本不存在的黑貓般的荒謬。

為此，每每宗教課程內容初略涉及神話故事，或以難用常理論斷的神蹟為例時，學生們的討論與回應往往呈現兩種互為極端的態度對待。一是順從宗教信仰的傳統觀點，將宗教經典的神話故事視為是歷史的既定事實並全然接受，縱然偶有懷疑，亦在強烈虔誠信仰的前提下，將疑慮拋開或存而不論；二是從客觀知識質疑的觀點，對於神蹟顯現的經典文字，藉理性之名將之排除於宗教信仰外，保留個人現實能理解與接受的部份，至於過甚者則是將之全盤否定一概拒絕，連宗教信仰與其可能的超越意義亦斥為無稽的鬧劇。前者一般見諸於既有主觀宗教信仰的基本教義護教者，後者則見諸於客觀歷史事實還原的實證主義的批判者，基本而言，這兩種極端的觀點也見於目

前大部份人對於宗教神話的看法，至於遊走擺蕩於兩者灰階地帶無所定論的人則不在少數。

若藉幾個宗教神話作為具體討論的內容，這個議題將變得更為對比分明。以佛教傳統提到的佛陀誕生事蹟為例，阿含經典提到菩薩「出胎」（誕生），大地為之震動，世界光明普照，菩薩從母親的右脇生出，身體清淨如同琉璃寶，沒有任何的膿血淺唾等不淨，也不被穢惡所污染。接著提到菩薩一出生落地無需他人扶持，即可步行七步，而遍觀四方，並能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要度眾生、老、病、死」。試想：前文提到的「右脇」，就人體結構無非是指身體右胸旁有肋骨的部分，亦即是腋下，這與我們一般人類經由產道生產的生物學知識大異其趣，若固執地依文解義，根本無法以現今醫學的普通常識解釋何以嬰兒能夠從右胸的肋骨部位出生；再者，若要說初生嬰兒能獨力步行七步，又能開口宣講真理，這更是有違常情難以思議，因為人類初生嬰兒的腳力根本無法如同初生的幼羚，甫出生不久便必需走路跟上獸群接受保護，以免慘遭獅吻活吞下肚，至於人類語言的形成亦必經過社會化過程才能辦到，豈有初生即能開口言論的道理。而同樣的神話故事所顯現的張力也可見於其他宗教，如基督宗教舊約聖經提到上帝以男人的一根肋骨來創造女人，或新約聖經提到貞潔的馬利亞處女生子，耶穌基督得以降生於伯利恆等等。儘管這些情節依悉相佛的神話內容，在遠古時代裡炫染宗教信仰的神祕性，於宗教聖界與世俗凡間之間拉出一條信仰道路，然而時過境遷後，與今日科學事實的觀點形成某種相當緊張對峙的局面。

三、宗教神話：如何解消人類苦難的問題優位於知識系統合理化的問題

如果「往昔能寬慰人心帶給人們向上提昇與避免沉淪的宗教神話，復經科學理論檢視後反而成為現代人不堪認同的陳腐論調」，若這個假設能成立，則應該可以推論：

人類對於宗教心靈的渴求應該會與科學進步發達的情況成反比，換言之，科學愈進步則宗教愈衰微，或宗教愈繁盛則科學愈落後。但是實際上所見卻又不盡如此，在科技發達的當代，宗教人口的成長反而形成前所未有的盛況，科技帶來的心靈空虛與文明焦慮症益是讓宗教成為現代人的重要慰藉之一，投入宗教信仰領域的人從販夫走卒以至豪門大戶比比皆是。在此我們可獲得一重要的訊息，亦即真正宗教所面對的基源問題旨在於如何消解人類苦難，並且此一問題始終優位於其知識體系如何合理化建立的問題；即使古老的宗教神話間或提出某種宇宙論或知識論體系解釋當時人類無法理解的自然現象，但是就因果關係的先後而言，這些用以解釋的體系仍然出自於安撫人類不安的苦難。宗教的存在始終與人類苦難的深度廣度相符應，有苦難的地方宗教必然存在，不論它以何種型態的敘述方式出現在不同的文化時空脈絡裡。

回到方法論的檢討。套用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的觀點：「神話的目的是提供一套能克服矛盾的邏輯模式。」申言之，所謂的「矛盾」實與源於真假對錯的二值邏輯思惟模式相關涉，當我們宣稱同一命題同時既為真亦為假時，這即是矛盾；這種立基於事實判斷「真假值」的二值邏輯，從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建構的西方學術傳統以來，始終構成今日所謂客觀學術「歷史事實」方法論的普遍性基礎。這套基於二值邏輯真假值的思惟模式所建立的學術系統，固然有助於人類獲得知識的客觀性、確定性與穩定性，但是就李惟史陀的觀點闡釋而言，它仍然是神話克服的對象，卻並未是最適合研究神話的方法，一旦狹礙地以此檢視神話，那將是一個方法論的缺陷與遺憾。若宗教可以簡單地還原為是非對錯的邏輯檢證，則應該科學老早就去除宗教而代之了，但是事實卻非如此，可見宗教問題的探討不當拘泥於是非對錯的二值思惟對待。為此，於宗教信仰與當代科學觀之間的衝突，尋求一平衡與解消適合神話解讀的方法論，實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

四、神話學於當代的詮釋向度

關於這些方法論的努力上，李坤寅的論文裡以當代二位具有東方宗教研究背景的幾位學者，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與依里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以及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布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等人的研究理論為借鏡，對於宗教教神話的問題提出澄清。這部分的研究成果亦可作為我們在理解與詮釋宗教神話的依據與參考。

例如，布特曼提出的「消解神學」（Demythologizing），旨在提倡一種釋經法，藉此有效地將聖經福音傳給現代人。布特曼的思想靈感來自於敏銳的意識到：新約基督教的思想形式，對於二十世紀大部份人是難以接受的。一個人如果要當基督徒，他便必須抉擇是否要將自己委身於二十世紀科學的世界觀和第一世紀的科學世界觀這兩個互不相容的世界觀之下，而如此抉擇將使得基督徒的信仰變得困難，甚至是崩潰。為了避開上述的宗教神話與當代科學對立的難題，布特曼認為我們對於宗教經典可作如下思考：「1、在本質上，宗教經典不是歷史文獻，在語言上，宗教經典所用的為神話式的語言，此是無法賦予字面上的解釋；2、宗教經典中的神話不是空的，它有所要傳達的訊息，因此不能將之取消，取消或去掉神話，將會連它所傳達的訊息一併地去除掉；3、神話不能被取消，只可以拿來做詮釋，此詮釋是「存在性」的詮釋，從人的存在來詮釋，也就是問神話「對我」的意義，也就是我們不應該歷史性地客觀性地尋問宗教文本在當時的意義為何，而是站在當下存在的立場，詢問它對今天的我們具有什麼意義。」

同樣地，坎伯的神話學觀點亦認為，神話不是來自於「理念體系」而是來自於「生活體系」，神話本來就是源自於先民生活的經驗，故我們也必須回歸生活的經驗

中去認識神話。然而神話是隱喻與象徵的表達，其語言是詩歌而非散文的，故我們不能以歷史或實證的角度來理解神話，否則只會掏空神話中所蘊含的精神性訊息，反而將神話變成單純的新聞報導，喪失它本身對我們的精神意義。若以前文提到佛傳「從母親右脇出生」神話為例，坎伯將之理解為是一種象徵性的隱喻，這與古印度種姓制度認為貴族從梵天的右腋出生的神話有關，它象徵著這位未來當成就佛果的小嬰兒，其先天的高貴的貞淨性有別於世間的熱惱性，換言之，他並非真的悖於常理從母親的腋下出生，而只是作為貞淨的象徵意義。這個象徵意義所指涉的，並非嬰兒從母親腋下出生的物質事實，而是精神上的意義。

五、結論：

的確如此，從神話學當代的詮釋向度觀之，吾人應當能領會到，藉由詩的隱喻與象徵的觀點，重新賦予神話存在性的詮釋，這條新的進路既能避開當代科學觀的質疑，又能合理翻新宗教神話對於當代人類心靈的精神意義，這對於任何一位願意保有宗教信仰且兼顧理性思惟的宗教行者而言，將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方法。筆者原則上相當同意李坤寅於該篇論文最後提出的「文化的原則」、「宗教語言的原則」、「行與果的原則」三條嘗試詮釋佛典神話性的原則，作為今日我們「再現」宗教神話當代性意義詮釋的初步嘗試，但也期待未來繼起的學者能開發更多元的詮釋進路為古老宗教神話尋求人類的精神意義。我們可以預見：如何重新以這個時代的語言來詮釋與賦予各種既有神話可能性與建設性的意義內涵，那將是一個深具意義的問題。若能如此，宗教神話之神祕密碼的解碼化歷程，將是本世紀裡一場偉大而驚奇的英雄冒險旅程。